

春雨如酥三月天

相比冬日的寒冷，春天可真算是个温柔的季节。然而一场雨竟来得如此突然，顷刻间黑云压城，还来不及反应，便已是远山云雾缭绕，近水春雨流。

沉睡了一个冬季的城市在此刻轰然被惊醒。春雨纷飞，飞下千万条银丝，荡漾在空中；叮叮咚咚，滴答滴答，横扫了街面的喧嚣，洗涤了心灵的污垢。春雨淡，暗香轻，绵绵春雨把大地染绿了，软软春风把江水熨暖了……

春雨如诗，文人大多爱春雨，更爱这春雨中的江南美景。自古便道“杏花春雨江南”，如同侠士一直在江湖中行走却无法言明江湖是什么，虽无法准确地定义江南，可在每个文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割舍不了的烟雨江南梦。长夜冷，玉窗寒，梦回江南烟雨中。水如空，桥如虹，一叶扁舟入烟雨。江南烟雨江南瘦，多少往事埋其中。在那如丝细雨的拥抱中，整个江南都在吟唱，若你立于天地苍穹间细细聆听，便可听见杨柳随风乱摆，桃花在雨中纷落，黄莺轻轻浅浅低唱，梁燕迟迟不肯归去。

远方有琴，愀然空灵，声声催天雨。在我的想象中，那烟雨江南，该是发生在一个远离城市繁华的偏远小镇里，那里青山绿水环绕其中，抬头便可看见湛蓝的天空。镇上有白墙黑瓦木雕的古老建筑，有深深庭院，有一道一道的木门槛，还有那些黑瓦密密叠叠地覆在屋顶上，像皖南宏村一样古朴，似江南周庄那般婉约。下雨了，雨水顺着瓦片一滴滴滚落下来，像断了线的珠子，像望不断的天涯，像那让人百感柔肠的相思煎熬之苦。雨顺着青石板调皮地滚落，路

面却并不见平，有坑坑洼洼，有倾斜陡缓。

也许，这就是江南的春雨吧，一场淋漓，一次迷醉，总能引起人们无端的遐想。幼时的我极爱杜甫的那句：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”，却不知道现在的自己还能不能心存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明朝深巷卖杏花”的念想。

雨是期盼，雨是等待，雨是悲欢离合，雨是一生过错，道不尽，诉不清，惟那亘古的寂寞，未曾有过改变。氤氲的水汽迷糊了所有的视线，也蒙了心智，正是“晓来雨过，遗踪何在？一池萍碎。春色三分，二分尘土，一分流水。细看来，不是扬花，点点是离人泪”。

却是这场春雨，浇灌了多少植物，唤醒了多少生命。在一场春雨的洗涤后，花儿开了，草儿绿了，江水也清了……春雨过后，农民们可开心了，春节过后便是播种的季节，庄稼小小的嫩芽在土壤中孕育生命，这场雨，滋润了地底下每一个怒放的生命，将生命之水送入微仰的唇中，它们狠狠咬紧牙关，舞动着手臂奋力冲破那铜墙铁壁般的土壤，最终获得阳光，直至成熟圆满。此时，春雨再不是那无根之水，而是上天赐予众生的力量，不是文人的浅吟低唱，而是生命发自肺腑的呐喊，那是万物最初的动力和源泉。

春雨，美在杏花雨、杨柳风，等一场杏花烟雨，春雨沾衣，浅醉流年；许一场杨柳风吹，春风拂面。最终，这场雨还是停了。万物在沉默中变化，小草悄悄地冒出了芽，天色微微地亮起了早。

人们总爱说“春眠不觉晓”，不觉晓，不觉晓，如酥春雨后的三月天，在所有人还未察觉之前，春天的脚步已经悄无声息地到来。

莲都 孙颖

桃花尽净菜花开

雨水节后，田野上沉寂一冬的油菜花被唤醒，枝桠上鼓胀的花蕾，绽放出金黄的色彩。被旧年寒冬腊月之霜雪侵袭后一度耷拉的叶子，像是换了一副筋骨，开始在春风里摇曳生姿，与三月的明媚春光絮语。

在浙南菇乡，油菜从种到收，几乎经历冬春夏三个季节。如此长久眷恋土地的庄稼，只有油菜。也只有油菜，有能力彻底改变土地的颜色——油菜的嫩绿、翠绿、墨绿、黄绿与金黄。它可以从脚下，一直铺展到山川之尽头。如此大美，纵使美术界名师高手，也难以描摹。

开春，油菜起身，投入一场声势浩大的舞蹈。田野里，高矮、胖瘦不一的油菜花，在风儿的蛊惑下，浑身解数地激荡出汹涌的花浪。站在田埂上，耳闻油菜拔节的声音。这轻微的劈啪声，是油菜拔节迸发出来的声音，是数以万计的油菜用生命进行的古筝与胡琴的合奏。

油菜拔节后，逐渐分蘖开花。油菜的花朵，是我见过的最朴素的花朵，它们甚至不愿让人们为其倾目光。半悬半挂地飘摇于枝头上的金葵花蕊，让我忍不住为其担忧，生怕一阵风过，就能把它们吹落。

盛放期间的油菜花，是昼夜翘首期盼风儿的到来。它们要借助风儿，赶赴一场天地间盛大的爱情，并走入彼此间短促的洞房花烛季。在经历自己或它花授粉后，便昂首走向三月的金黄五月的身怀六甲。

这时的田野周遭，空气中氤氲着油菜花的清香，这气味，既令驻足田垄的人们呼吸变得平缓舒畅，也让在田野劳作的农人脚步变得踏实，更使一个村庄，一

群游人，一座山坡，抑或一条溪流，变得从容。

花谢后，油菜开始灌浆。阳光寸寸抚摸，雨水滴滴滋润，暖风阵阵吹拂。油菜，由翠绿转为淡绿和枯黄；枝头角果包裹着的小小菜籽，也逐渐鼓胀起来。我曾经尝过菜籽的味道。上初中时，从家到学校的小路，要穿过一片田野。每年三月穿过那片田野时，油菜花的芬芳，就像春风一样，不停地撩起我的衣角。我摘折一枝，拔掉泛黄的叶子，放到掌心里揉搓，一颗颗嫩菜籽渐渐脱去外壳。深吸一口气，“噗”的一声吹向掌心，轻飘的菜籽壳飞走。余下的，是珍珠般圆润的菜籽。

记忆中，童年的主食是米饭、面团、番薯，这些形状不同、口感迥异的食物，全都离不开菜籽油。油菜扎根大地，吸收养分，通过光合作用使其成为食用油，并在我的胃里散发热量，温暖滋养我的生命。

进城讨生活后，栖居城池一隅的我，如同一粒菜籽，扎根、分蘖、拔节、开花和结籽……在季节的更迭里，既享受着成长的快乐，也承受着成家、立业、生活和工作中遭遇的阵痛、困惑，甚至是心酸忧伤。

惊蛰节后，回故园，我遇见金灿灿的油菜花时，思绪瞬间生出翅膀，飞回童年的春天，同油菜花、打碗花、鸢尾花们握手言欢。“百亩庭中半是苔，桃花净尽菜花开。”“日暮平原风过处，菜花香杂豆花香。”诗句里的画面连同曾经熟悉的故园春景，映入眼帘，热泪盈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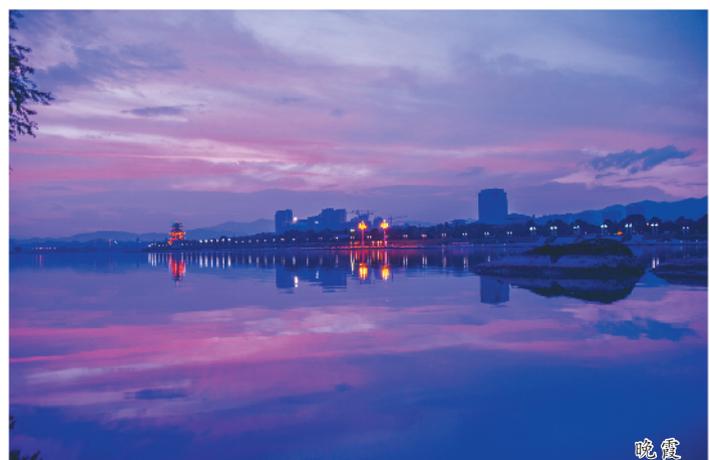
油菜花，既是金色年华和明媚惊艳的象征，更是吾等游子与自然、乡村和亲戚建立关系的载体，是我眼里的春天，更是我心里的故乡。

庆元 吴永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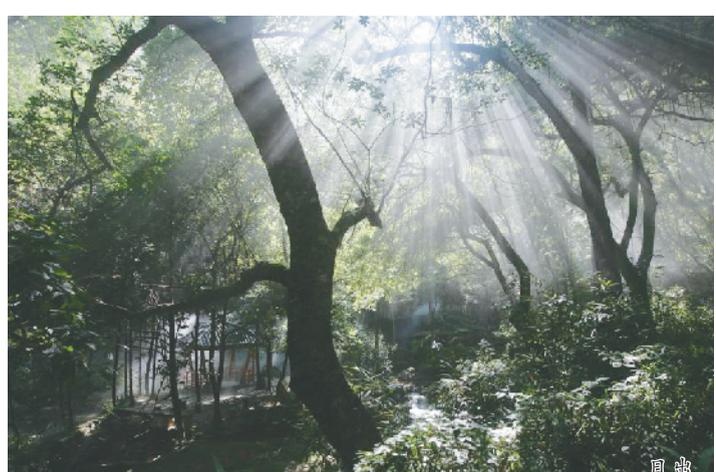
警官视界

摄影人简介

陈肖波，青田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工作人员，爱好文学写作、摄影，系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会员、丽水市作家协会会员。



晚霞



幽

守得一份老手艺

今年的春天，最能勾起人们的回忆。细雨如织，无止无休，缠缠绵绵，偶尔间断更缠绵，把时间拉得很长很长，给了我足够的时间，去回味过去的时光。

松阳县城南边有一条松阴溪，南岸有个江南派出所，我在这里呆了25年，演绎着一集连着一集的“熊出没”。

绝美江南，警民和谐，老百姓亲切地叫我竹竹。人在画卷里，我心满意足，心无旁骛，工作起来不知苦，不叫累，总能做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。天天与老百姓在一起，我做不了精英，担当工匠还是信心满满。我还梦想在新时代里，为古典而乡土的群众工作艺术做一些传承。守得一份老手艺，过着平淡好生活。

然而，命运也会开玩笑，就在去年三伏天，一个电话把我调到了交警大队，第二天就报到。

那天下午，我要起小孩子脾气，工作也没那么积极。到了晚饭时间，派出所工作群的一条微信，撩得我心骚动，说同事小陈在乡政府处警，被一对信访夫妇“黏”了两三个小时，总是劝不开。

我把头一梗，饭碗一推，筷子一放，前往增援，无问西东。

到乡政府时，天下着雨，看到露天过道上，三轮电动车旁，民警正在努力。信访人周大伯嚷着要在三轮车上过夜。

法制教育、口头劝导、用手去拉，周大伯、周大娘也不是吃素的，谁劝就跟谁急。这下轮到用土办法了，我说：“大伯大妈，再闹下去可能会上纲上线，真的不合算；天下着雨，在三轮车上过夜挺吓人的，叫我怎么放心！要么这样，今晚我到你家做客，有话慢慢聊，好不好？”大伯大娘很快答应了，处警就这样完毕。

第二天，我悄然退出江南派出所的工作群，来到了江北的交警大队。

转眼间，又是燕子归来时，繁华的城镇中，我们路面执法。巧遇那“黏”人的周大伯，他见面就说：“竹竹啊，上个月你们到我村宣传交通安全知识，农民教育、安全意识普遍提高，骑电动车绝大多数人都能自觉戴上头盔了。”我欣慰，进农村宣教出效果了。

随着周大伯而来的是曾经的记忆，似乎带着潮湿的味道，我低着头寻思曾经的影子。他猜出我的心思，说：“竹竹，去年乡政府的那事，已经得到妥善解决，谢谢你们。为了争取合法利益，我多次到乡里、县里反映都没得到满意答复，我那时真想大闹一场的，被拉去坐牢更好！幸亏你们的耐心开导，否则真的不好收场。”

寒暄过后，周大伯去忙他的事了。工作在继续，在车水马龙的穿梭中，我又看到了骑电动车不戴头盔“小燕子”，还忙着与我捉迷藏呢。看来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还需努力。

松阳 叶亦竹